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额尔古纳河右岸>>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额尔古纳河右岸>>

13位ISBN编号：9787530208366

10位ISBN编号：7530208365

出版时间：2005-12

出版时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迟子建

页数：26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额尔古纳河右岸>>

内容概要

这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
似一壁饱得天地之灵气，令人惊叹却难得其解的神奇岩画；又似一卷时而安恬、时而激越，向世人诉说人生挚爱与心灵悲苦的民族史诗。
著名女作家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这一弱小民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述，向我们娓娓道来——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
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物而搬造、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人口式微。
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 文革 ”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
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
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
小说以小见大，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作者简介

迟子建　女，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村一漠河，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
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
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
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五百万字，出版单行本四十余部。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卷》《踏着月光的行板》，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我的世界下雪了》《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
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迟子建作品精华》三卷。
曾获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籍目录

清晨正午黄昏尾声跋附记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额尔古纳河右岸>>

章节摘录

我是个鄂温克女人。
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
我出生在冬天。
我的母亲叫达玛拉，父亲叫林克。
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猎到了一头黑熊。
为了能获取上好的熊胆，父亲找到熊“蹲仓”的树洞后，用一根桦木杆挑逗它，把冬眠的熊激怒，才举起猎枪打死它。
熊发怒的时候，胆汁旺盛，熊胆就会饱满。
父亲那天运气不错，他收获了两样东西：一个圆润的熊胆，还有我。
我初来人间听到的声音，是乌鸦的叫声。
不过那不是真的乌鸦发出的叫声。
由于猎到了熊，全乌力楞的人聚集在一起吃熊肉。
我们崇拜熊，所以吃它的时候要像乌鸦一样“呀呀呀”地叫上一刻，想让熊的魂灵知道，不是人要吃它们的肉，而是乌鸦。
很多出生在冬季的孩子，常由于严寒致病而夭折，我有一个姐姐就是这样死去的。
她出生时漫天大雪，父亲去寻找丢失的驯鹿。
风很大，母亲专为生产而搭建的希楞柱被狂风掀起了一角，姐姐受了风寒，只活了两天就走了。
如果是小鹿离开了，它还会把美丽的蹄印留在林地上，可姐姐走得像侵蚀了她的风一样，只叫了那么一刻，就无声无息了。
姐姐被装在一条白布口袋里，扔在向阳的山坡上了。
这让我母亲很难过。
所以生我的时候，母亲把希楞柱的兽皮围子弄得严严实实的，生怕再有一缕寒风伸出吃人的舌头，带走她的孩子。
当然，这些话都是我长大后母亲告诉我的。
她说我出生的那天晚上，全乌力楞的人在雪地上点起篝火，吃着熊肉跳舞。
尼都萨满跳到火里去了，他的鹿皮靴子和狍皮大衣沾了火星，竟然一点儿都没伤着。
尼都萨满是我父亲的哥哥，是我们乌力楞的族长，我叫他额格都阿玛，就是伯父的意思。
我的记忆是由他开始的。
除了死去的姐姐，我还有一个姐姐，叫列娜。
那年秋天，列娜病了。
她躺在希楞柱的狍皮褥子上，发着高烧，不吃不喝，昏睡着，说着胡话。
父亲在希楞柱的东南角搭了一个四柱棚，宰杀了一只白色的驯鹿，请尼都萨满来给列娜跳神。
额格都阿玛是个男人，可因为他是萨满，平素的穿着就得跟女人一样。
他跳神的时候，胸脯也被垫高了。
他很胖，披挂上沉重的神衣神帽后，我想他一定不会转身了。
然而他击打着神鼓旋转起来是那么的轻盈。
他一边舞蹈一边歌唱着，寻找着列娜的“乌麦”，也就是我们小孩子的灵魂。
他从黄昏开始跳，一直跳到星星出来，后来他突然倒在地上。
他倒地的一瞬，列娜坐了起来。
列娜朝母亲要水喝，还说她饿了。
而尼都萨满苏醒后告诉母亲，一只灰色的驯鹿仔代替列娜去一个黑暗的世界了。
秋天时驯鹿因贪吃蘑菇而不愿意回到营地，那时我们常把驯鹿仔拴起来，这样驯鹿就会惦记着回来。
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出希楞柱，我在星光下看见了先前还是活蹦乱跳的小驯鹿已经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了。
我攥紧母亲的手，打了个深深的寒战。

我所能记住的最早的事情，就是这个寒战，那年我大约四五岁的光景吧。
我从小看到的房屋就是像伞一样的希楞柱，我们也叫它“仙人柱”。
希楞柱很容易建造，砍上二三十根的落叶松杆，锯成两人高的样子，剥了皮，将一头削尖了，让尖头朝向天空，汇集在一起；松木杆的另一端则戳着地，均匀地散布开来，好像无数条跳舞的腿，形成一个大圆圈，外面苫上挡风御寒的围子，希楞柱就建成了。
早期我们用桦皮和兽皮做围子，后来很多人用帆布和毛毡了。
我喜欢住在希楞柱里，它的尖顶处有一个小孑L，自然而然成了火塘排烟的通道。
我常在夜晚时透过这个小孑L看星星。
从这里看到的星星只有不多的几颗，但它们异常明亮，就像是擎在希楞柱顶上的油灯似的。
尽管我父亲不愿意到尼都萨满那里去，但我爱去。
因为那座希楞柱里不光住着人，还住着神。
我们的神统称为“玛鲁”，它们被装在一个圆形皮口袋里，供奉在希楞柱人门的正对面。
大人们出猎前，常常要在神像前磕头。
这使我很好奇，总是央求尼都萨满，让他把皮口袋解下来，让我看看神长得什么样子。
神身上有肉吗？
神会说话吗？
神在深更半夜会像人一样打呼噜吗？
尼都萨满每次听到我这样跟他说玛鲁神，都要拿起他跳神用的鼓槌，将我轰出。
尼都萨满和我父亲一点儿也不像亲兄弟。
他们很少在一起说话，狩猎时也从不结伴而行。
父亲非常清瘦，尼都萨满却很胖。
父亲是个打猎高手，尼都萨满行猎时却往往是空手而回。
父亲爱说话，而尼都萨满哪怕是召集乌力楞的人商议事情，说出的话也不过是只言片语的。
据说只有我出生的那天，尼都萨满因为前一夜梦见了一只白色的小鹿来到我们的营地，对我的降生就表现出无比的欣喜，喝了很多酒，还跳了舞，跳到篝火中去了。
父亲爱和母亲开玩笑。
他夏季时常指着她说，达玛拉，伊兰咬着你的裙子啦！
伊兰是我们家猎犬的名字。
“伊兰”在我们的语言中是“光线”的意思。
所以天黑的时候，我特别爱喊伊兰的名字，我以为跑过来的它会携带着光明，可它跟我一样，只是黑暗中的一团影子。
母亲太热衷于穿裙子了，所以在我看来，母亲盼夏天来，并不是盼林中的花朵早点开放，而是为了穿裙子。
一听说伊兰咬了她的裙子，她就会腾空跳起来，这时父亲就会得意地大笑。
母亲喜欢穿灰色的裙子，裙腰上镶着绿色的缝道，前面的缝道宽，后面的缝道窄。

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说我的这部长篇分为四个乐章的话，那么第一乐章的《清晨》是单纯清新、悠扬浪漫的；第二乐章的《正午》沉静舒缓、端庄雄浑；进入第三乐章的《黄昏》，它是急风暴雨式的，斑驳杂响，如我们正经历着的这个时代，掺杂了一缕缕的不和谐音。
而到了第四乐章的《尾声》，它又回到了初始的和谐与安恬，应该是一首满怀憧憬的小夜曲，或者是弥散着钟声的安魂曲。
我不知道自己谱写的这部心中的交响曲是否会有听众。
我没有那么大的奢望要获得众生的喝彩，如果有一些人对它给予发自内心的掌声，我也就满足了。
--迟子建

编辑推荐

该部小说在《收获》杂志上登载以来，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热切关注，被媒体称为“最值得期待的书”之一，是我国第一部描述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
女作家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向我们讲述了这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
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
小说以小见大，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